通志堂經解

D 仁12
1·411
276

12
門
蒲
卷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

尚在如我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
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
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澮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
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
可有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
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
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
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
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
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
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

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
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
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典章文物
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
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
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
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
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
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
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斷立

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
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
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
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
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
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
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
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
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
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
姜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
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
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
二年間如鄭涖盟而歃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
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
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
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
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
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
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
面言姜氏欲之焉辭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
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

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
二於己與收二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
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絶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
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
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
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
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
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
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
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
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

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
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
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
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
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
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
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着一隻眼看此左
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
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
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
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

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賻地位　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在氏一書接三

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東萊呂祖謙伯恭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 元年 石碏諫衛莊公寵
州吁 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 桓二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
瓦屋 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八年
羽父請謚與族 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 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子元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弒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侵隨六年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霸中國 十五年 侵蔡伐楚 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 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 十六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
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 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
元年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
大 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
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民 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
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 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
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 十一年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城鄫役人病 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 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 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 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頹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
官具于氾 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櫛茅田 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 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 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 同上 蔣太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

鄭人盟 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三十三年 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 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 元年 衛成公不朝 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 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元年

秦伯復使孟盟爲政 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

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 三年

楚滅六蓼 五年 邾滅須句 僖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 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 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

十四年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六年 邾缺請復

衛田 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 七年十三年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六年 先克奪荒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 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
黜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晉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
子同上
故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者謳同上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欒諸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宰而自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 十四年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 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十四年 晉侯
問衞故於中行獻子 十四年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十一年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澠梁 十六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八年 窜之戰
大敗齊師 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子牙 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 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庇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

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二十六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

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爲也 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不諂 八年 穿封戌囚

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襄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 九年

以飲工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 九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十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 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 同上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
成然邑 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弒其君虔于乾谿 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郟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敢之
有 同上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南蒯將叛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
鬬成然 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 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
甲襲鼓滅之 二十二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
嘉殺之 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 十六年
鄭子來朝 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 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
之十九年

費無極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
之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

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
焉得爲和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

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
孫婼二十三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二十三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二十四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九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

使客 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 昭公二十六年 論

路寢則曰在禮 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 昭公二十年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 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二十七年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

之田爲三縣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 二十九年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二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 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一年

第十八卷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二年 晉荀寅求
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衛同上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
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
子能復我能興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
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三年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
是始尚羔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故五人因陽虎奔齊請師伐魯 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 九年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畋涉佗挍衛侯之手及
挍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氏曰敵矣 九年 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
衛衛人不許 十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十三年
晉趙鞅謂郈鄟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
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 十三年 秋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同上
二月趙鞅入于絳 同上
子貢見邯鄲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 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哀公

公孫疆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 七年 宋
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
曹 八年
齊師伐魯索龜及讙闡以求爲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

氏曰不能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十三年
陳恒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越滅吳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齊何必卜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鄭
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
于桔柣之門同上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
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疆言三折肱知爲良醫定十三年

東萊呂祖謙伯恭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 元年

石碏諫衛莊寵州吁 三年

師服諫晉封伯叔 桓三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尚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尚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尚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書盟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

宋盟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亦不過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爲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略

霸

羽父請謚與族　八年

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輩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實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　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爲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爲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於心故恐爲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當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

決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爲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 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絕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 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宋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爲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爲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爲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 二年

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爲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內史之言須

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弑父以爲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間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親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乘之楚之猾夏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荆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深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

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 哀二十年 原始要終則魯之秉周禮可知然魯秉周禮見與於大國則甚易今也吾方秉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終守而不替此則甚難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相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 六年

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爲父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雖爲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爲兄而不能與武庚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 八年

第二卷適當楚之方興故其載楚事爲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

有所謂體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爲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謀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隨 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 閔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二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翦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爲多

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夷狄之與中國相爲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纔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爲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詩所謂捷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哀荊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訓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僭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夷狄相爲消長楚固是夷狄與中國相爲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霍滅

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恃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爲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固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尚有畏憚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尚在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 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盡爲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處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爲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音消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鄖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看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

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爲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關廉伯比之智以爲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鄭厲奔蔡 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 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囚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 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

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邾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

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弒君諸見 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佚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繼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纓欲滅邾邾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篡弒之禍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二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 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爲政彊者陵弱衆者暴寡

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如褒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霸王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頴達集諸家之說爲正義纔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顔謝徐庾雖爲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爲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 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

仲雖初入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爲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爲魯敗長勺之戰爲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爲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redacted]無緣得兩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

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蔡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間見效常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乘修整本彊則精神折衝所謂崛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

爲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爲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却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喜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彊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彊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鄰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

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敘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荊伐鄭十六年 二十八年

三百九六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頹　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頹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虢公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頹當時齊桓爲霸主却自不納王其納者却出於虢鄭齊桓却不管他何故若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己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爲霸聽虢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虢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虢公爲王卿士鄭伯爲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惠難二國首先任爲己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圖霸業必竟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虢鄭獨先去正緣世秉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尚在處當時以土地論之虢鄭之地甚小齊之地甚彊以堂堂大國因虢鄭世秉周政故便退然讓與虢鄭以

此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尚秉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爲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虢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爲之當時本是鄭伯爲王卿士虢以諂媚奪鄭政自取周之麥溫之禾時虢已有寵鄭已無寵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虢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虢叔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虢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却是鄭在先虢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虢公酒泉又與之爵與鄭伯止以磬鑑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却與虢之爵復厚虢而薄鄭蓋虢公於王室無事時又却築王宮于玤又以阿媚周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爲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篡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爲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着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比附王莽以此爲禎祥移人耳目篡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暴戾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爲篡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

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盛與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着慾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說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斷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時公子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鬬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

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
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
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鎮
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皆以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
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
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
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
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

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
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
用過乎儉當時是却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
家却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
以救已離人之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
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
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孝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問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憚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則驪姬固無所畏何爲而不下手左氏書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勅角反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弑逆之惡者由

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爲驪姬之所動搖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宮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傅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却不能先爲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踈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應

度揣摩爲事故有着不着處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爲表裏而晉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晉語中則載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却言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姬聞優施之言遂

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難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爲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爲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

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亡甘心待死而已辨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却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當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却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三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士蒍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蒍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蒍築二邑皆不謹實薪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共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

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蒲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郤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五年

後申侯見殺 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爲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蔽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

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叛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郤芮曰公子誰恃郤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爲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特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圖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禍亂自此興觀卻苟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偶者卻苟呂甥之爲黨如舊臣耆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號射之徒其爲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却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志哉號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　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號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

辭其責也及惠公爲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臥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子嘉乃勳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郤穀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

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王要尊管仲以職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

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
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
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
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
官是定制職却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
時所以爲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郤
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
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
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

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
其論也多正爲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
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爲不諳
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
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
可以議我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
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
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

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却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鄆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鄆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救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illegible]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內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監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却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爲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

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監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有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彊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且如晉文成霸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

霸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薦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靈景厲悼六七君迭相為霸與春秋相為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

爲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奮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頫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彊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殽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彊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攘楚蓋楚與中國相爲消長宋襄欲成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

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爲不過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温原攢茅田　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還盟向之民于郟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温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　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　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

規模看得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穎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官具于汜　同上

周襄王使穎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汜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閒厚　後來反

犯王室王初間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
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秩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秩
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
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却不去他國却入居鄭此
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
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
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
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
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
下小之於一身寧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
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寧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
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釁隙已自
大後來再得歸寧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
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愬之於晉
晉受元咺之愬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鴆殺
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
既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晉是堂堂大國
爲霸主亦致毒於衛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
怒如衆箭俱發叢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

未足以喻今甯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甯武子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主之力這見得甯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處雖堂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可動金石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消釋融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不成

左氏傳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四　東萊呂祖謙伯恭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　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

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為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為太傅良止為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

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却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

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威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

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臼季歸既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士至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 三十年

秦穆公當時納晉文公使之有晉國者其德可謂甚大文公既立之後鑒晉惠公之事與秦穆公左右周旋盟會征伐未嘗不同然而後來秦晉同伐鄭秦納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戍之秦之背晉亦要察其由若以惠公之事甚易見如秦納晉惠公時晉許秦地及歸又不與秦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其曲直甚分明此固是曲在晉直在秦若以曲直未察之時論之曲全不在晉直全不在秦何故秦晉連兵伐鄭而穆公獨與鄭盟及子犯請擊秦晉文公却又說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此見晉文公不忘舊德處若把此一段看似乎直在文公到得殺之役又不是晉先犯秦秦先襲鄭然後先軫逐發命兵端又不在晉

似乎曲又不在晉考其實事論之則不然晉之失秦有自來矣不獨因鄭當時天王出居于鄭晉與秦本要同出兵納王晉專功求霸故辭秦師順流而下秦穆公是曉了人豈不知他辭師之意其間隙已自形見於此但未見於事晉文公驪姬之難受恩於秦其結好如此及到圍鄭一使燭之武說秦秦穆公便欣然與鄭盟何故以此知曲全在晉不在秦觀秦穆公恩意之於晉文甚拳拳不獨納他歸國既歸之後如後來呂郤之難將焚公宮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紀綱之僕爲晉文之衛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尚無疑

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辱功掠美之後其間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三十二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同上

秦穆公興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殺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爲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爲秦穆公逆料事情

於千里之外如此精審雖蓍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爲隨事迹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爲精審如謂師之所爲鄭未必知幸然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犒秦師詐爲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束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不成功則蹇叔之言未爲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迹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却最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尚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爲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　元年

衛成公不朝　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鄄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鄄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衛成至於不

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爲尚則終始如一以力爲尚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蔡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衛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 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從先且音苴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蓋必有所爲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衛則不復爲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元年

楚子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爲夷狄只緣無三綱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禍正緣無三綱故如此觀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嬀繩於蔡

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嬀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於夷狄也大抵看書其間有兩句可以見得一國之風俗者最當深考這一段只看令尹子上說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便可見一國之風俗學者不可不察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 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 二年

秦穆公用孟明有殺之敗左右皆罪孟明公獨舉周芮良夫之詩且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爲政穆公悔過秦誓見之詳矣參之以此段方見得穆公自知得病源在於貪向使穆公不知病源所在則雖欲悔過亦無下工夫處惟穆公既自知得病源所以悔過又能刻意消除之此所以遂霸西戎大抵學者要做工夫亦須各自知得病源方會長進且如易之噬嗑卦口中有物欲噬而嗑之故謂之噬嗑其爻辭曰利用獄何取夫獄蓋獄之情有間亦如口中有物須是推究獄情知其病之所在而噬嗑之殺之敗穆公再用孟明未足爲難及彭衙再衂之後猶用孟明實天下之至難也蓋一敗雖不足以沮穆公之心再敗而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爲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緣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君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先軫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將中軍初非以先軫死狄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逐拔之元老大臣之中觀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實有大功所謂佐命元勳是宜居尊位秉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元勳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體國與國同休底人故但知一意爲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祿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

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　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爲之欲改衛盟衛既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　五年

邾滅須句　僖二十一年

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絕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　六年

晉國之霸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爲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莫豪滿朝皆能率職勸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囚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夷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弑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不可弛患不可不自微時制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 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 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爲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貜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

使霸業累葉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爲安易非而爲是不失爲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爲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六年

邻缺請復衛田 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 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邻缺請復衛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衛立君之事既不

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
衛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
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
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輒聽自三
代以後至春秋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
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
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饁之
敬相待如賓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
言語有力足以動人也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　八年

晉自文襄以來人材衆多然人材既多則不能無爭
陽處父易賈季之班賈季乃使續簡伯殺陽處父先
克爭箕鄭父之位將奪蒯得之田亦至於相屠滅蓋
人材之多固是國家之福須是上面有一箇總統處
然上之人苟無以總其要會平其猜疑杜其間隙引
其禮遜使有才者獻其才智者獻其智則才者以才
相戕智者以智相謀當文公之時人材非不多然不
至於爭者有文公總統其會要也襄靈之際往往多
是先朝故臣然上無賢君以總統故至於相戕相賊
無所顧忌如此皐陶謨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自俊

又在官以上是唐虞總天下人材處自百僚師師以下是唐虞人材能師師相遜如此有前一節又無後一節不足以見唐虞之氣象晉襄時正緣有後一節無前一節所以其害如此

范山言晉可圖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遂伐鄭以此見夷狄纔見中國衰便來陵犯如齊桓之前楚固強矣自召陵一勝楚遂不敢與中國爭桓公既衰楚遂伐宋敗襄公于泓自晉文城濮一勝楚又衰至靈公時去城濮之勝十餘年楚輒敢陵犯中國之衰而後入數十年間須用一次鎮壓之方信

首帖耳不敢校故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皆是欲時復一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小人亦然

左氏傳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同上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善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孝公考二國所以興亡齊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衰於襄公晉之亡形却成於襄公當時自殺之戰名為繼前人之業諸霸業而已襄公當時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

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蓋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穀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事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其中又無所王大抵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穀將中軍謀既定先克說狐趙之歟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溫又改蒐于

董又改蒐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襄公欽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趙盾有弒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弒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秉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穀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

所主為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為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晉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晉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外人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晉甲怨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氷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弒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魏犨為才而免之所犯同而一誅一赦由文公倡之於先故襄公亦學之於後循習其弊至此以是知創業垂統之君苟有一毫不盡處其流弊皆足以為後

世子孫累也

君弱不可以怠 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晉靈公之時人材如趙盾士會郤缺之徒皆立於朝人材非不衆多然靈公終至於身弑國危者何故蓋當靈公少時其惡未成郤缺趙盾士會之徒皆晉賢人都不能於是時正君心養君德自裏面做工夫一向只是謀人城攻人國都曰君弱不可以怠都去外面做了至於正君心裏面工夫都不曾下得一分及靈公長其惡已成孰雖先之以士會之諫繼之以趙盾之諫辭盡意竭終不能正救其惡賢如郤缺在當時人臣之最其謀亦不過張其甲兵侵伐以示威耳所以終不免有篡弑之禍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蒍賈之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蒍賈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庸而羣蠻諸小國氷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國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考之其終乃與伯棼共譖鬬般殺之伯棼爲令尹已爲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棼之手何故不知伯棼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 同上

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蒍賈之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蒍賈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庸而羣蠻諸小國氷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國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考之其終乃與伯棼共譖鬬般殺之伯棼爲令尹已爲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棼之手何故不知伯棼

狼子野心蓋為利祿蔽了況賈初間謀國利害不入其心心平氣定不為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棼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惠取其民其間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之絕之

然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有司之所掌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煎焉傾覆無所告訴亂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宋本原論之矣抵為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盡荒政不舉不當專責亂臣賊子侵上之權何故上失其道亂臣賊子何世無之雖然就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間勢有厚薄而其失又有淺深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施中積累多時自齊景公至於田恒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

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圍與陳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奪人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惠都消散了所以商人爲人所殺舍爵而行略無人何故區區之私惠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惠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下纔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絶滅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同上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爲二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下

儻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鞫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寵之人爲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却從而行成又使貴寵人爲質其禮又如此之恭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爲政德雖不足其悶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猶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泞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爲政亦要張霸主虛

威加衛侯到得衛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衛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衛亦未能得衛服然就趙
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
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疎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
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
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
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
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
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
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
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

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尚封疆不
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尚遠惟子家見得
事勢遠所以敢明目張膽峻辭厲色以拒晉若夫公
子宋與子家並立於朝其凶威姦謀甚切近便到身
上所以子家到這裏畏縮不免從他弒君學者須知
利害切近處能自立方可若利害不切近雖能自立
未足為喜然子家為公子宋脅持亦自有由所謂利
害遠近則是大綱論他若公子宋所以敢脅持他時
就左氏看亦有形見處所謂子宋與子家謀先子家
始欲不從公子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只看這
幾句便見得子家依違怯懦所以致公子宋敢為殺

君之謀何故伐國不問仁人始者公子宋敢與他論則子家可知此不足論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子家雖有不忍之意他語脉已自慢無力了弒君何等事却以此語對之雖有隱然不忍之意未有凜然可畏之氣到後面又依違所以到公子宋反要譖他既懼不免從他弒君其間煞經時節使子家能以剛直白立聞公子宋謀便告君以正其罪何緣會有弒君之罪以受此惡名惟其不忍所以如此非惟不忍弒君亦不忍告公子宋於君惟依違無斷所以有此事此是他病之根由

敬嬴私事襄仲　十八年

文公敬嬴私事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襄仲嫡嫡立庶論之罪固不可逃然論其根本源流却不在此閔之二年成風聞成季有為公室輔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為故成季立之敬嬴惟見成風留下樣子在遂亦案本而行傚成風私事襄仲而立宣公終有篡逆之惡大抵天下事雖當盛時不可做一件傚倖事傚倖而得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為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三十年間魯國之人賴之季友為此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做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傚倖之事不可做以此知家法不

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　元年

宋城城者謳　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爲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爲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謳誚元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衆我寡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爲上之體大抵爲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寬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二年

趙穿弒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弒其君蓋弒雖是趙穿其情實爲趙盾出去了　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爲盾之出故敢行弒君之逆此雖是穿弒君實爲盾弒何故見得是盾意以穿既弒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弒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攷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節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篡奪之禍不以爲怪以爲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却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穹廬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

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拓頭元魏繼之更為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為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令尹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 十一年

孫叔敖城沂此一段見得築城規模曲折詳細精密處正要學者看此如版築之事孫叔敖已洞曉如何却使封人慮事蓋不親細務深得為上之大體規模條目將來然後從而增損裁正之下不侵有司之事築城是大事獨問守封疆之小臣此亦見深慮無不

當量功命日量功是量用功之多寡命日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財用者財用謂幣帑芻茭版築分謂看四隅所費多少而分配撥料之平版幹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幹謂合當築幾堵稱畚築稱謂一人可以運幾土一人可以築幾堵畚是度其負土之多寡不使虛費人得預其間築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議遠邇謂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與五十步去百步內取已爭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闊狹高下方圓曲直都安排之具餱糧謂先辦其役夫之糧食度有司是審度有司各稱其材謂如材有餘者可以領大事至若

無材之人却能謹信者則可使之監視有便利輕捷者可以供來往度謂如使謹信者治財却不得若令監視則必專其才亦不至於無用所謂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詳細如此所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蓋謂今日用事與前日所料條目一般並無增損至後來用事這裏添一件那裏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務曲折條目所裁纖悉備具所載甚詳亦足以見當時風聲氣習近於三代其人皆是着實做工夫皆為有用之學尚虛文也今人為學多尚虛文不於着實處下工夫到臨事之際種種不曉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

卻之戰楚莊不築武軍　十三年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有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酖衛侯秦自楚舟之役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邲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邲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無假道於鄭分明逞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

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未足論
唯楚莊王之滿最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
猶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不築武軍不作京觀
然而必竟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吞滅小國
而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
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損者未足名喜須防
在後作這要人深察

左氏傳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六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
邲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
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
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
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
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
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穀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穀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

而爲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嬴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嬴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嬴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惡言以激楚之怒亦嬴子之罪不設備而爲楚所乘三者雖嬴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穀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爲楚軍所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
是晉羣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師晉自邲敗之後大
率規模與前不同故常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既
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鄭如伐鄭但蒐焉示之以
整而還及楚圍宋亦不過使解楊致命而已惟其如
此所以有鞏之勝夫以滅夷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
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蓋人
心最不可昏當邲之戰緣先穀強狠必欲先濟林父
又不得已勉強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
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
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先穀曰由我失霸不

如死欒書從傍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欒書爲元帥乃
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穀之覆轍而不自
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
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
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
亦是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
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
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
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
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蓋生乎
其地安乎其俗風聲氣習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

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觀其僭
號稱王其迫脅陵轢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
故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視以爲常做
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
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　土以廣晉初未嘗
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
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鞏之勝至鞏之
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當是時莊王之
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
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欒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
相警戒雖王之所以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爲
強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
工夫處郤之所以敗以羣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
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鞏之戰深以相從爲先且
以郤克爲元帥韓厥爲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
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勸之使徇且曰吾以分
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

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啓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皆郤克啓之也以是知郤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同當時君臣不能不爲勝心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可勝言不無自滿之心雖比厲公鄢陵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爲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爲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爲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

主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爲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郤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郤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爲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罰之功方分爲六軍然以郤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

荀林父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已自分了所以聶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聶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聶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爲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

軍之數常隨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外別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軍常後正軍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過相遠時便有邀擊之患大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甚多只緣不是太近則太遠不近之間然楚之軍制不特如此看他所謂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此

尤詳備軍行時敵在右則持轅以備敵在左尋水草爲宿之備軍若宿後旋求水草則亦有邀擊之患惟軍正行時右則持轅左則尋草頓兵相接截然整齊所謂前茅今之所謂達白之類前茅旗名或遇山險或遇敵前舉旗則後面可以爲備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所謂後勁晉精兵在後大抵後來勁兵多在前多被人擊敗後面無精惟精兵在後可以爲前之備百官象物而動物是旗如周禮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隨旗所向看舉甚處公卿都隨此是師之耳目處然其畫如此夜又甚嚴何故舉親兵論之可見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晉內官序當其夜親兵之軍十五乘常駕在這裏晝夜相輪凡宿當夜今之所謂當夜則敵人掩襲不得看楚軍制如此之詳安得不取勝又看楚之戰亦有法當時楚既陳晉未成列孫叔敖三軍皆進當時楚王在中間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時又分左右拒右拒時當晉上軍兩者陳相對及戰時晉中下軍皆望風而走至於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惟上軍未動時楚左拒正對上軍之整恐左拒獨當不得楚子告唐侯使潘黨以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何故添游闕四十乘又添唐侯一軍只緣中下軍皆散了惟上軍未動若見添

生軍時也退何故見他添生軍多惟晉之上軍見他添生軍多所以說楚師方壯緣此三軍都走此又楚戰之法

成公

樂書救鄭楚樂桑隧 六年

樂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 八年

樂書爲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厥子之謀三人者皆晉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戰能用其謀全師以歸此是用知范韓之第一次也侵蔡侵楚獲楚大夫申驪侵沈獲沈子揖亦用其謀有功而歸是用知范韓之第二次也大三子晉國之

望一時之名大夫書能屈身用三子之謀自以爲從善矣三子亦以其謀策之見用自以爲得行其言就事迹上論之固是如此然深考之則不然大抵爲政有大體爲國有大勢所謂用賢不在一謀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勢上用之看得晉景公因鞌之戰一勝遂至於驕其實君心都未曾正政事荒廢而大體大勢皆不曾整頓當時趙同趙括亦是一箇世臣故家罪未至死晉侯因趙姬之譖以殺之遂大失晉國之情內之大體已失之矣外之奪魯汶陽之田復歸於齊霸者統御諸侯大要只在信義晉既使齊歸汶陽之田未幾

二三其命又執鄭伯殺行人以失諸侯之心遂至渙散離亂晉之統體大綱都失了觀季文子之言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則大體大勢顛倒錯亂可知樂書只知從三子之謀爲善三子亦只知一謀一策之用爲得不曾與整頓大綱數子之罪均也大抵賢者論忠於君翻然而出與之格君心之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今樂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爲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衮衮隨波逐流者耳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晉卻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卻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子反對以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卻子遂引兎罝之詩以關之卒事而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卻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卻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蓋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蓋當晉厲公

之時是何時節資質所爲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爲自有一箇覆亡篡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憂晉國以速覆亡篡弒之禍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十二年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此一段見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妙盲力學之根本觀劉子之言乃見曾中所得皆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本皆自此中出學者爲學當致力於此數句上觀之吾聞兩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康公口中語其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在中庸便是子思天命之謂性在大易即是太極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萬物得天地之偏人乃得天地之全夫天之生物同一氣耳人與物在偏全之間故民者天地之心也此中即命之所在即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此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須看是以兩字人之所動履適亦舉止得節皆
不自外來無所矯拂皆自然而然不可差
一毫之過亦不可差一毫之不及此見是以有則處
所謂以定命者此心操之常存則與天地流行而不
息一或捨之而不存則便墮於私意人慾中天命便
至於壅遏而不流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福則不言取而禍言取者何故此心常操而存則
心廣體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內有若一欲敗度縱敗
禮則禍自外來故禍言取而福不言取是故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今之所謂學士大夫皆是君子所謂豈
工商賈皆是小人論其中本　君子小人之別蓋君

子小人各自有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最是下工夫
處人能致敬則動作威儀皆合於禮便是有則處所
謂盡力如今或從事於畎畝或服勞於商賈就小人
盡力處便是君子勤禮處勤禮莫如致敬如曲禮三
百威儀三千苟泛然無統則無以行必有根本自我
一心之敬發出則動皆合禮盡力莫如敦篤如勤畎
畝以奉父母如服商賈以致孝養是也此一段最要
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
本下面一句却是入道之門戶而今人多把作閑看
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端的處如戎王作誥思
文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至於曾子

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定與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還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十三年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間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為霸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弊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篡弒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弒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篡弒之人儼然居

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却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却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左氏傳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七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成公

十六年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儻然與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遲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

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犫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爲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間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脩爭

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厲公既弑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弑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

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
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
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
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
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
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
二三子用我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
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
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
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
牢以逼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
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
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
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間孟獻子雖
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
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
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即位大
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

公以晉侯之德是時會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為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既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妄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摠理事物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四年
定如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如薨季文子
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
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
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這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
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
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櫝以成其
禮初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
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

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
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
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僞以
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
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賊弒之實遂從而隱忍
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
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
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

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齒莽過了初不曾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皂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懵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間也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却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八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強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秣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狠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之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趣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爲不害國事

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爲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賢君却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爲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偪陽之役其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

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

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逐更溝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音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人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瞽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 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

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
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曰
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
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詘
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
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
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
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
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
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問中行獻子獻子却

說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況林父
自衛獻公即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
林父結托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
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
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
無後顧之慮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此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

下與漢社稷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前
整頓南邊羌夷使無後顧之慮然後出師爲進取之
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得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會于溴梁 十六年

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
平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
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
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
御改服脩官丞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平公固
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
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略有可觀固是平公

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依與悼
公別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正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
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條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
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文公又漸
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位之初其
後之霸主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
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室妨於農收子罕論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

之而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已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鄤之役韓獻子欲斬人卻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它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已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恩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

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爲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已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楚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
來養成尚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
抗衡上國雖其間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
或脩或不脩而尚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
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
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
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尚
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爲根本看子庚
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既堅意
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遏若使楚子自行未

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
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
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
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左氏傳說卷第八

東萊呂祖謙伯恭

襄公

諸侯一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鞌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鞌之戰郤克爲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郤克與頃公對敵以頃公之所爲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爲對敵以靈公之所爲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郤克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

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桀石以投人擊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郤克之勝爲甚難若苟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僞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陰圍虛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郤克成功之難而既勝之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郤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郤克則辱於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苟偃克茲敵如入無人竟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鞌之戰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

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即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逐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即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

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却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即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即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弒君復霸堅氷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殺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己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敵齊自齊入絳幾危晉至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

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
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
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
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
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
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
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
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
不論無罪自欒書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
驕狠倏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
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

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却又如何用箕遺黃
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却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
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却如此雖宣子
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
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
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
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
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

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分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爲諸侯決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守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汰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人人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又教之以欒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王鮒

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謀則魏氏之佐悼公之習而助欒氏未易可去王鮒必欲劫而取所以中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爲晉之害王鮒在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

歸蓋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舫車而行武子廢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諛容悅之人欲將迎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爲子立之乃廢公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彼其欲爲不正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爲使其問得正人則陳善閉邪私心決不敢啓若是問一箇容悅諂諛之人逢其惡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爲到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

朝廷之上譁譁然多吉士皆無一險人厠之其間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托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却怨他公鉏後來却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孫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即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歉遂不復問武

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爲誡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弑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

叔向之罪二也蓋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負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壓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刃於朝略無顧忌平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劒以逐卿於朝近而朝廷猶如此遠而山墻

暗處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鎮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暗

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爲興國之兆者此以亂爲治以危爲安以惡爲善又暗之極者也平公之暗正是暗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務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撫劒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說唐虞雖當霸王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協和便相推遜亦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間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已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卽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歐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會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因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

一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當霸王之盛

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
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
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
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
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
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
內與寵姬共謀殺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
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
必謂戌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
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
山之惡乎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

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
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
之地何故大子却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
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
上做工夫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
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聒而與之語遂爲戌
所留過期而不報卒致大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
公前爲太子解了聒語之際操守不定爲他移換矬
死即爲太子想是時亦爲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
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既爲太子解

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已之惡名何暇顧向戌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宋向戌欲爲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

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爲一已之利而已上而爲名下而爲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眞有書法則成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爲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

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兢講墜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予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